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刑曹 秋官

馬文昇曰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太祖高皇

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易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參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爲講明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

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

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
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
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查得數
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
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復奏處決
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
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
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
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冷處決則
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

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唯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講明律意疏

大學士桂萼曰：臣按登聞鼓投詞，卽古設肺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鼓官卽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然，合乞嚴爲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囑託立案，則寬抑之民受寬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匹夫匹婦皆得自

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辨。則預囑司鼓官。爲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爲通壅蔽。今反爲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闕自刎致。皇上震驚。司鼓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今欲禁之。在我。皇上特勅。嚴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面奏。禁約司鼓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邀截實封者。律。登聞鼓禁約

歐陽一曰。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

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卽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屬厥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已利人亦將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徇衙門之私而嚴刑鍛鍊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姦慝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讐其姦非法考訊爪牙自威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爲盜賊

而通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拏汪堯民爲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訴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額天。極口冤號於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爲剗。言若剗刮無餘也。厥術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動。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勘覆。亦不過查例陞。

授而功與犯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廝養之流假此驟躐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箠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下憲典者廠衛據獲題知其情非真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記功該法司仍逐起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

論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叅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叅重究如此則功必獲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禁戢姦宄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厥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囚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蕭彥曰今大江南非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貢訪

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
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
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
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
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矣
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爲然
請勅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每
府止一二人未爲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爲
不可唯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賁訪買訪輩即置之
死地不爲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

不能
已矣

八編 卷八
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辨豁毋以體面
之故文致之也。緝訪

主政姚履素將著刑法志應京請聞其指乃以書答
曰頃視事歲餘多有慨于中者京師有廠衛之緝訪
各省有駁查之淹滯。凡廠衛擒獲重犯例得紀錄累
陞官校利之懸重賞于巡軍多方拔害遂有鈞手懸
足百般非刑得竊盜而指爲強盜得二三人而連十
數人病死而指爲毆死及叅到部司犯人淹淹待盡
矣。寃哉能昭雪者幾人也。每覽外詳見一獄之成動
經五六年初審趙甲爲首錢乙爲從再駁而錢乙爲

首矣再駁而甲乙皆非正犯矣再駁而坐誣告矣此
獄成原被証佐瘦死幾盡又在矜疑之列矣其死者
未必有罪罪者未必服刑大都上官以爲重獄多尋
疑端駁之理刑者或爲迎合或人各一見證佐者或
以威賄變更其口或質者死而不死者不質以至前
後矛盾訖無定執比比而是儻有公明刑官莫若屬
之聽斷不必求改初情也此二事聽獄者之過也告
狀者飾大事以告小事擊趙甲以及錢乙一行鈞攝
身家蕩盡更有隱匿本名竟以某大某二某鬍子某
麻子爲被告者株連數十人而始以一人應審皆因

誣告不正本罪。遂令滋肆若此。此慣訟者之弊也。國家之大禁累申而視若故紙者二事。私剃度也。私淨身也。私建祠寺也。一則絕人嗣續。一則勞費財產。此奉行不謹者之弊也。我朝以出妻爲重事。而夫婦之紀律頗輕。婦人狠毒。夫或莫敢制。毆死有罪。妻妾款中止。開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不及其餘。近有惡婦。日夜罵夫。夫稍回一語。即怒起而搏。持磚亂擊。夫報以一磚。中額破傷。死竟抵罪。又有監生梁隆吉。妻私于鄰人。又私于義男。歷歷可証。但未奸所捕獲。以毆死妻擬絞。蓋私外人無死法。私義男則駢斬。終

不能庇明毆殺人之隆吉而斬未經捕獲之義男也
倒持若此夫綱何自而正乎浙江有犯人張震其父
被族姪張英陷訪罪累身死無處白寃震途間毆英
死以報父讐竟擬謀殺人斬罪夫毆一造訪之兇人
以削不共戴天之恨尚可擬斬乎唐人駁復讐議已
自縷縷此又開載不盡之過也告狀法司者先具通
狀過通政司准後解法司巡風廳查驗過堂過司務
廳分十三司本司出牌行兵馬司提人提完又從巡
風司務廳解到本司審理重者本部監輕者兵馬司
監保限日過堂仍前驗進再限日過大理寺先司審

後堂審候四五日後評允過部說堂施行送湖廣司
納罪銀送山西司納紙贖送打斷官處決杖徒罪者
送有司衙門發配軍罪者送兵部發遣即如一審即
明一言即決略無分毫遲滯已過數十衙門經數十
輩吏役家資傾蕩雄心耗盡矣況提人不完審理不
決堂寺未必如期而進以至堂駁寺駁遷延旬日動
至累月無論罪人瀕死即理直冤伸寧復有生氣耶
此又格例已定無可柰何者也應京受而讀之喟然
曰鑒成憲永無愆何可漫置不講也夫廠衛緝訪
國初無此制也洪武十七年置鐵牌宮門中禁內臣

干預政事。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
審理。其慣訟之防。寧獨有反坐律。至命刑部。以所誣
雖輕。亦坐重罪。榜示天下。即弗如榜。柰何不如律也。
宣宗時有自宮求用者。惡其戕遺體。循仁宗故

事發遣。更申明禁約。英宗時僧私建寺。彰義門外

特命發邊衛充軍。洵能信祖法矣。夫刑以弼人倫

之教。仁於仁。不仁於不仁。聖謨具在。故嘗不聽兄

弟骨肉相訐。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

疏短。怒氣相加。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

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告改過
遂釋。豈其聽妾婦乘夫。而子不得復父讐也。第禮法

修明傷人必抵罪。既嫁必從夫，不必子爲父伸官爲夫理耳。官不能直而貽之子，夫不能正而致之官，死可沒沒已乎。小則比擬，大則奏讞，固可義起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洪武二十九年革大理寺，而秋官子部各有專司。復廷評者，建文其十羊九牧，則衙門敵規也。因循不議，如畫地刻木之謠，何當時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之者，遇諸途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我非私子，固辭之。太祖廉得其事，擢副都御

史。明刑紀

洪惟我太祖始克金陵，除殘敦教，令中書詳定律

令貴在簡當。使人易曉。吏不得夤緣爲奸。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毋連坐。又諭羣臣。刑本生人。非求殺人。惟欽恤二字爲本。干戈倥偬之中。未嘗一日忘民瘼矣。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爲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于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大理寺評之。都察院糾之。要之以刑部爲本。雖嘗令錦衣衛鎮撫司推鞠重囚。旋因其虐。悉焚刑具。罪厥官。送囚刑部。後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名法司曰貫城。象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璣成象。若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囚。若

凡星處貫內。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而
獄。上爲法司言。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
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於都哉。聖
人合天下爲一體。以禮爲梁肉。而令章之。以刑爲藥
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爲醫所。而刑官砭劑之。要以全
其體而已。嘗諭試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曰。凡
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
之。况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
後濟議法巧密。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誅徽。請重犯法
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徽不悛。亦

誅權周志清爲大理卿論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
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誰敢不飭又論按察
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
鑒焉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
令大理寺詳讞期于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蓋九州赤
子皆在容保中矣朝中置政平訟理二幡命兩行人
爲導有罪應審者持訟理幡傳旨論之無罪應釋者
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時靡有爭廷無冤民焉乃皇
仁所最章明較著者律五易而後定誥三製而成編
漢中知府費震發倉秬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

爲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繫三載。細事也。責。問官吏釋之。爲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書之過。削職爲民。召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凌漢以鞫獄平恕。爲人所感。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謫吏矣。恐其久爲小人所侮。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九人。以罪繫獄矣。因其同爲蒼民所請。賜衣以還其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當就逮矣。一則念其撫民有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勑以勞其賢。卜者誣人謀亂。因麗水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反坐。鄭湜

誤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
脇爲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商沮壞
鹽法原其不過貪心而輸作鳳陽郝安童以孝子除
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重囚四百餘
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盡免殺戮之慘種種仁恩史
不勝書然以腥膻亂夏罪辜孔多寬縱亡元紀綱空
振日烜不廢震擊得情常切哀矜爰著之 祖訓曰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
真僞無不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
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噫不

顯文謨佑萬世而咸正矣。然開濟詹徽之流，何世蔑有。繼體守文之主，鮮克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揆以職要職，詳之義則一人泣隅，卽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上也。永樂間，刀鋸之濫，舊御史陳瑛實導。史之後瑛犯罪誅，而死事諸臣亦寬文網。至浙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譖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等，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譖也。而煦尋以亡，豈不爾受。旣其汝遷，詩人所云亦良可畏矣。昭皇帝初卽位，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等之囚，復其官，赦解縉妻子之流，官其子，宥建文諸

臣之家明其無罪捕治前御史舒成以楊士奇疏救
報罷下翰林侍講羅汝敬錦衣獄尋改監察御史審
錄重囚於承天門則內閣三法司科臣與焉詔恤刑
獄於三法司則三五執奏必期平允而後已歷年雖
淺廟號以仁不虛耳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
平恕其恤刑勅曰朕嗣大統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
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咨爾法司夫愴邪者利
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稽情僞不辨此其可乎不諳
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
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弄刀筆輕重

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
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
哉有請復肉刑者 上曰除肉刑禁鞭背皆後世仁
政培植漢脉長久唐祚有以也逮浙江按察司林碩
知其蒙謫中官而復用之逮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
撻中官而復任之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以縱
有罪殺無辜罷官江西按察副使李綸以受贓出人
減罪謫戍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初釋鬱林守林
長懋言官陳祚而復其官追念汜水縣典史曾泉而
還其秩勅法司錦衣刑科死囚臨決必三覆旨然後

加刑都察院各按察司伸理冤枉勿搜細過以陷良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助虐廷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解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時勉荷枷霸州守張需戍邊吏部王直趙新曹義戶部柰亨下獄南臺周銓范霖楊永等逮死福建巡按柴文顯汪澄駢儻輕重混淆是非顛倒卒成土木之禍而振赤族順廷斃王毛二長隨亦暴屍于朝說者謂楊溥楊士奇爭福建僉事廖謨獄不決白之太

后振得主持內議實爲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違女中堯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乎 景皇帝居

守後遂卽真以土木喪師而逮宣府楊浩萬全叅將
石亨下錦衣衛尋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逮
福建巡撫張楷下獄尋放歸田里恕也都督楊俊前
見功而後見罪論死殺之千戶龔遂榮劾大議而任
大辟下獄釋之內使單增恃寵驕縱即下之獄戚畹
汪全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當也至若中書舍人何
觀以參大臣阿附杖調南雄知府劉實以忤抗中官
死獄請朝南官復沂王爲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郎
中章綸御史鍾同皆廷杖同死綸劄詔獄莊謫邊遠
驛丞入侍南宮賞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

官王堯義子趙縉皆下詔獄浪死堯縉皆處極刑是時爲悅者非王文陳循乎甘自遺臭遺被刑者百世之芳文固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不知牢飯苟義奚讓熊掌味也 睿皇帝復辟文以誅循以戍文淵

爲傅子之詔自經而始奏易儲之黃玘鞭屍僂子面陳伐樹之徐正戍嶺磔市皆爲罰富厥罪然商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陷之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已擠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序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良久原擬凌遲者斬擬斬者削籍臣故曰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

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戍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
爲也、都督范廣以謙信任併殺則太平侯張軌之爲
也、指揮袁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
瑄張鵬等劾劫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禍幾
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謫瑄鵬、戍赦還不謝、復戍
南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負再繫安置金
齒亨彪負固、儻吉祥欽謀反、誅汝言死、賊達死、戍軌
死于鬼、天道好還、豈其然乎、至弘豐衛卒以謀反誣
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刑書陸瑜獨白其
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

在人滅族之罪耶。達潛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帝之英明，得瑜益彰矣。純皇帝中，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二十八人於刑部習刑，以示欽恤之意。漢陰王徵鍤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賊誣叛，則副使王齊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釁，逮文華殿前拷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紘爲秦王所訴，命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明明后哉。乃內官牛玉欺罔立后，僅謫南京，給諫

王徽等請正王罪，反逮下獄。御史邵有浪查覈光祿錢糧，以太監回保之誣，校調備監。韋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棒之請復留此輩，已溢觴矣。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調，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舍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事發并斬，而各宦止于淨軍，則異罰乃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任汪直設西廠焉。故指揮楊暉以罪匿中書董璵舍，直聽千戶韋英言就鞠之。兩人備嘗刑具，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

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三是炮烙之刑也因其妾供
武選主事董仕偉就縛拷掠如梟復抄其家并逮妻
妾四五人晝夜苦掠哀號徹天是籍沒之令也又械
畢父泰并死獄中續獲婦女二人解浣衣局是爲奴
之罰也自餘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設五月商文毅
公奏罷之御史戴縉主億奏復之賢不肖相去顧不
遠哉直憾兵書項忠途中失避誣以事令會訊竟與
選郎姚汝璧同黜復以譖逮兵侍馬文昇刑書林聰
巡撫史牟俸侍讀汪朝宗下獄謫戍而給事中李俊
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遼東

八編卷之六十五
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鞠戍邊後直以罪逐其
黨吳綬戍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戴縉竝爲民司
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
官阿丑以譎諫御史徐璠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
不然即江西楊福僞充直者猶且納賄用權輒杖小
吏况其真乎直銘去梁芳復用僧繼曉術士李孜省
附焉刑主事林俊疏諫經歷張黻抹之同下獄幸太
監懷恩以實奏且戒鎮撫司擅殺因得不死是寺人
中俊傑也廣東方伯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訊
之賄選所黜吏張襲誣執襲曰死卽死耳敢以私滅

公。陷正人乎。選逮至南昌道卒。駭爲上疏辨寃。是掾
史中義士也。攷省尋死獄。餘未盡懲。敬皇帝誅繼
曉於市。擢何喬新爲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免糾儀
御史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命。中
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生。隨逮隨釋。終帝之世。無
久繫寃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先後顛構。多所排擯。
安去。吉怨御史湯鼐。與州守劉槩。庶吉士劉智。同坐
妖言罪死。刑侍彭韶。辭不判。王恕疏。抹不允。鼐槩謫
戍。智降吏目。寃哉。喬新言計。贓估鈔。當隨時損益。
國初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常人

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卽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吉惡之革不行、御史鄒魯誣喬新受賕、訊無狀乞歸、魯亦尋謫戍、爲仇家毆瞎二目焉、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謙壻也、爲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真惠、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滅其跡、凡制獄下所司、加巨挺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詰責、竟不易、夫此以武弁而庇及非類、彼以縉紳而賊及同袍、此以天子命而不稍假借、彼以已私怒而必欲甘心、乃安顯辱于朝堂之上、吉陰死于盜

賊之手，豈天假之妙會耶。毅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導上淫樂，時號八虎。戶尚書韓文，恨不能揀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遷，倡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上罷二相，命瑾掌司禮監督團營，丘聚谷大用督東西廠大權，一握羅織，遂無停時。欽天監楊源一疏星變，乞除內使，一疏霾霧爲下叛，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宜思患預防，竟杖戍道卒。天變不足畏，况其他乎。尚寶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劉孟皆以小孽荷校，而百年之體統喪，言官劉滂，呂淵，戴銑，薄彥。

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揭五十六奸黨榜朝堂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璞巡鹽徐禎兵書劉大夏戶侍子郝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而錢神之用彰以積憾禁韓文李夢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不合逮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許枷副史吳廷舉而怨毒之報深欲謀不軌慮太監張永軋已謂南京永殿之上前命置酒講和殿庭之內幾爲闕場矣五年瑾誅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于黃

中並削籍，大憝一除，群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清實與有力焉。絲疏辨，並發東陽附瑾事，益情以久而自露罪，欲益而彌彰，即哭餞劉、謝二公於郊。誰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宸濠倡亂，徧賄權奸。江西按察使胡世寧上平賊二策，挾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世寧，令變姓名，間道歸，命得不死。下錦衣獄戍瀋陽。忠而見罪，其若臣何！久之，上錄南巡，江彬、錢寧通濠，俟覈疏諫者百七人，跪午門五日，杖謫有差而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何遵、劉校、林公黼、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珏十一人。

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已言官論太監蕭敬吏
書陸完都指揮錢寧憾賢與宸濠交通逮下錦衣獄
獨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法遂替不可收拾矣
濠伏誅帝亦升遐皇太后暴彬罪磔市籍沒誅
其黨數十國脉幾斷而復續楊廷和之力與肅皇
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寧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
伯許泰等皆執問都憲劉達吏書王瓊等削籍譴成
有差釋都督邵永獄表其不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
賜獄白其比濠之寃凡諫南巡各官死者贈祭蔭子
生者復職陸用一切冒濫武職盡革真中興盛際哉

然而大禮繼以大獄薦紳禍慘于南巡蓋張璠有皎皎之才無休休之量其議大禮是也諸臣不明繼統繼嗣之別固執泣諫至于死徙禁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盜馬錄鞠之是也璠附郭勛而言官以齒路馬激成大變非龐尚鴻昭雪于隆慶間豈唯積寃致異亦將史筆傳訛矣當宁一主于盡茶一主于慎刑心匪有他第無奈媚嫉何耳原刑書林俊病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棄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襪才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成化

間詔獄惟逆叛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司
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問無復低昂非 祖宗仁厚
之意庶幾乎古人尸諫焉王瓊用而都御史陳九疇
以夙怨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而詹事霍韜以上書械
送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欽恤刑獄遣發釋放罪囚
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世寧仰體 皇仁而
廣布之固一時杰出哉 聖主之明既爲太傅所羨
薛侃之愚又爲彭澤所賣由是根本之慧暫消腹心
之慧仍在馮恩論斬而刑書王時中以輕擬罷向非
朝審相許之言聞于大內則汪鉉殺恩矣臣故曰臣

下之罪、蓋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又思孚敬輩而不可得也、夏言曾銑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寵以征海寇殺、楊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儲殺、朱統以除奸民死、李默以策語死、楊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于時先後爲刑書者、何嵩許論也、附權相禍、縉紳人心安在哉、仇鸞戮尸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世蕃羅龍文兩子駢儻、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刑部郎中陳鳳、凡厥衛逮至者、衆畏威視成案、莫敢輕重、鳳獨多所平反、省中稱能、尋擢江西僉事、可見輿論自公、當宁自明、惟一指蔽目、則秦華不見

耳。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于獄，復除周怡、沈東
爲給事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等處極刑，奪故真人邵
元節、陶仲文官爵，籍其家。戍鄆懋卿於邊，追論楊順
路楷殺沈鍊之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
之中，以疏陳政理，杖給事中石星，疏陳糜費，杖御史
詹仰庇，疏陳時弊，杖尚寶寺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
崔敏，杖給事中李已，黜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
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旨，逮獄坐死，兵馬李承芳
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旨多內降法司，患之。然
未幾，履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不宥，又治中官許

義等粹擊御史罪戍烟瘴治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
酷罪下御史擒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田孜盜祭罪
戍邊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

真刑

聊城王公汝訓爲余述見誣人命者初檢誤入次檢
官知之不敢變厥囚瘦死訟上帝曰初官失也後官
故也帝竟禍後官。余爲是益兢兢云應京問何子三
錄之要何子曰凡檢驗上下仰合無形之不視無骨
之不察又參之天時居址事証備矣而要害致命乃
獄詞宥繁凡頭上頂顛門乘枕兩額角太陽鬢門項
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腹左右腦後兩肋大小

便皆緊切虛怯要害致命處也。克仗對同抵償何枉
顧疑似之間宜加察焉。溺水之與死投諸水也。辨在
指甲泥脚底皺白也。焚死之與死投諸火也。辨在指
漿縫皮腦鼻灰也。毒死之與死入以毒也。辨在肉骨
黯黑色也。自刎之與人刃之也。辨在下手重起手輕
也。自經之與人勒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
緣外物壓塞口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緣熱湯發傷者
皮拆白肉爛赤詐用榨皮罨肉成痕則色青黑而無
虛腫詐用漑草煎膏染骨則骨不損而無血暈惟備
糟醋葱椒鹽梅而必善其事含蘇合香丸服二神湯

二神湯能辟死氣用蒼木二兩白木甘草各半兩為細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煎服之丹麝香少許細辛半兩甘松一兩川芎二兩為細末蜜圓如彈久客每燒一九而必親其

政急追克仗慎辨真屍遠避嫌疑審克祥刑庶幾哉無冤民乎昔羅汝芳夙駕入覲民有訟人命者移車往檢民乃伏罪曰屍無可檢冀幸准詞洩忿耳敏之有功如此明法

律制歌

雜犯歌 內府盜財并承運監守滿貫借封皮以上四條皆斬罪。還有七絞後相隨。枉法常人盜滿貫。軍官犯罪不參提。塚陷發棺衝入仗。遞軍妻女出京畿。

伏內訴冤若不實。俱該擬絞。莫多疑。

免引充軍歌。不收不運本色招。虛出通關同提調。
私借錢糧并借與盜賊。不滿例中條。致仕封官犯枉
法。充軍之例俱可饒。

不准首歌。監守常人贓不在。殺傷放火并姦淫。奸
細准外不准內。謀叛只許首未行。違律成婚無可悔。
越關越城習天文。逃軍妻女已遁出。人口軍器出境
仍。失悞軍機無容首。枉道馳驛首不成。劫囚劫庫兼
發塚。棄毀死屍畧賣人。假官已任情難准。因盜傷姦
免所因姦盜威逼人致死。詐文詭印事已行。

不准共犯歌 不准家人共犯文。惟有叛逆罪無君
更兼監常強竊盜。劫囚竊放搶奪。分發塚棄屍并殘
毀。謀故鬪毆死傷均。受賍詐文連偽鈔。假官假印放
火群。越關犯姦及奸細。私習天文一樣云。

邊海地方歌

西北關塞屬沿邊。山陝雲貴廣西連。

宣大甘寧榆遼是。薊州遵永密固原。松建鐵溪并紫
雁。居庸寧武馬山偏。沿海地屬東南鄉。泉州興福溫
台寧。漳潮惠廣雷瓊巒。更有登萊淮松江。蘇州雖是
沿海地。他處無干只太倉。崇明縣

體認邊海錢糧歌

修堡賞邊肆侵尅。互市猪米主

客索屯鹽買馬各軍需。在庫解出總包。括衛所軍餉。備倭安船價海防員役食。不論在庫及解出。俱歸沿海總包含。

招尾安例歌 強盜親首減免科。辜外瀆奏不容訛。軍職犯死併自縊。用強毆打自盡磨。欽勅關防同印信。六部各司衛所和。

議得規度歌 除輕依重首凌遲。斬絞決秋雜犯墮。奴產安置贖加役。軍流徒徙繼杖笞。

誥下減等次序歌 減等之下審分明。照例加刺與充軍。立功爲民納米鈔。做工哨瞭擺站承煎鹽的決。

查收贖。自首流妻估產遵。過失追鈔連埋贍。嫁粧免
科勿論。因完滿還復兼降調。還俗襲替并勾丁。革襲
離異歸嫁賣。肄業焚修追奪明。着伍寧隨請軍職。京
官外五比重刑。

照出矩度歌。真死軍民抄劄盜。逃犯供明免紙徵。
職役納官狀納告。餘犯有罪雖納民。米鈔還官入官
繼。貯庫給主充賞人。養贍葬銀屍棺給。克仗發獄發
卷文。實收收管領收繳。追塗牒劄假票承。私債不追
連銓補。撥補揭黃免提明。

篤廢殘疾歌。癩癩兩瞎兩肢篤。咽啞侏儒腰瘡彎。

無用一般都是廢耳聾獨瞎等爲殘。

法家秘指

盜升合擬死罪。

如盜內府升

盜百金問不應。

巡軍引

盜雖多罪

差一分擬斬戍。

監常盜少一分不滿貫及不滿例中數目者

差寸步分生死。

在所未過限者

御膳

計一日殊死杖。

如

擅違限三百五十九日止杖一百

不得擬絞從

隔

時科徒絞。

如事二十日計二十刻正月朔一日午時限內未時則

爲限三不知情凌遲斬絞。

一卑幼引他人盜已家財他人傷人卑幼縱不知情

亦擬謀殺傷凌遲。

一卑幼殺傷尊長他人縱不知情

情亦依強盜論斬。

一妻夫自殺共夫姦婦雖不知

以財送人擬絞。

妻女受財者計贓以枉法

下

殺人秋後處決。不曾下手決不待時。如子孫同他人謀殺尊長身雖

不行即決不待時他人下手仍秋後也

查照例

一軍職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該革職納米等項免發立功○一軍職強盜自首及克軍遇宥不得復職○一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克軍准收贖及例該枷號一體放免○一受財故縱同罪人犯○一克軍爲民二項人犯分首從○一軍戶止有一丁見充生員者係軍政例○一被賊入境將爪探不收人等捉去事出不測情輕律重奏請○一殺一家三人支解

人監故者○一肢解人殺死之後欲求避罪割屍埋
沒○一收贖過失殺人追鈔錢折銀○一共毆下手
擬絞人犯未結之先原謀助毆監故者○一應該償
命罪囚遇赦照○大明會典追銀二十兩給付被殺
家屬 一繼母告子不孝行拘四隣審勘

誥下發落例

一先犯雜犯死罪○一先犯徒流罪○一先犯笞杖
罪○一在外逃回原籍官司查照彼中事例○仍行
守邊官員不許將違犯夷人起送赴京發落尾引○
一多決過杖每一十准徒二十六日計算以充後數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刑法

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
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
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
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
汗穢而還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汗穢而還放則曰箠
箠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吳人學市
原本以括

別則曰惟慎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坐
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
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
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
各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
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
發。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
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強
君不使人頸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

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罪上大夫亦不失其
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違
其事而不能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
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詔之。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
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
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于鬼神時
日卜筮以疑於眾者殺也。

瀛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

亦不誅滅。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奈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自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諛行玉二十，幾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質，衛侯聞

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宣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酥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力，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恐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夫人而恐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憂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

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刑與鄭以爲外患采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舊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至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強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中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

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
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
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
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
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
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
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
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
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韓非子
卷之八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
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
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也。朕甚
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
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刑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除誹謗法詔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奸
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晉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頊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
兼剋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
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鬧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
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
執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
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
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
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無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諸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

學新微
此若孟
其人溫厚
一
安夫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
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常至市井游
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律書
司馬遷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
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縷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
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
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張敞奏
記王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章帝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

殺若開相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父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

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獎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

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
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
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
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
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
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
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

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倚據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
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
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困

園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司馬光論皇
城司巡察規

事官
疏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
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

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勅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纆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于小必畧于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

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
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
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
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
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
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皆國之
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

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
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
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克國有言漙
中穀斛入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
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
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
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情之私計

豈不過甚矣哉

蘇軾論
刑政疏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
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

法執

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僉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思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罷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後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盍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楛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囊，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
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薰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即還宮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
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交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蒙貴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願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

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
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
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桓帝時歲首朝賀大將軍梁
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
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
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
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
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不疑有愧色。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府丞掾史干餘人皆諫于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嶮澗之間。大言於道。笏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父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贍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閭，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惠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

然後行耳。吾豈將在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抗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勸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憲爲二代司諫。朝野稱之。

崔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苻堅以王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理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湔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

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根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徒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高

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
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
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
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
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
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
如主豈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蓋見釋之
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
老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

吳人臣等
去信度金
隔一信

謂諸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諸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訥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意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常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常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

已文宗時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

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以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真於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淖而踣
及出淖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